

Ungeduld des Herzens

心灵的焦灼

[奥] 斯蒂芬·茨威格 著

(1881—1942)

李雪媛 管中琪 译

Stefan Zweig

读客经典文库



039

在人类文学史上

茨威格被誉为人类灵魂的猎手

《心灵的焦灼》

作为他生前唯一发表的长篇小说

洞察人类内心世界的幽深曲折

是探究人性的至高之作

读客经典文库

100个书单丰富你的灵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心灵的焦灼

[奥] 斯蒂芬·茨威格 著

李雪媛 管中琪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灵的焦灼 / (奥) 斯蒂芬·茨威格著 ; 李雪媛 ,
管中琪译 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, 2019.5
ISBN 978-7-5594-2879-0

I . ①心… II . ①斯… ②李… ③管… III . ①长篇小
说 - 奥地利 - 现代 IV . ① I52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08752 号

Published in English by *New York Review Books*

Introduction copyright © 2006 by Joan Acocella

心灵的焦灼

[奥] 斯蒂芬·茨威格 著 李雪媛 管中琪 译

责任编辑 丁小卉

特约编辑 张楚悦 宋如月 蔡若兰

装帧设计 读客文化 021-33608311

责任印制 刘 巍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, 邮编 : 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 × 1270 毫米 1/32

印 张 13.5

字 数 302 千字

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879-0

定 价 69.90 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001 / 引 言

凡经常试图诠释命运者，来对他述说自己命运的人也络绎不绝。

009 / 第一章

正如我们急着想要修好手表里的齿轮一样，操之过急往往坏了整只表。

024 / 第二章

在这难受的挑衅时刻，我反而感受到她在无助绝望中承受了多少巨大的痛苦。

042 / 第三章

唯有心怀同情的灵魂亲眼目睹，才有可能真正感受到震撼。

051 / 第四章

同情是种力量，不仅能鼓舞振奋自己，甚至超越了自己去抚慰别人。

060 / 第五章

我生平第一次扮演给予的角色，第一次觉得自己帮助了别人。

068 / 第六章

每一个介入别人命运的人，多少会丧失些许自身的自由。

082 / 第七章

我再度感觉到心中那股温热的狂流——那是同情，我现在知道了，我心中再度掀起了同情的巨浪。

092 / 第八章

一个年轻人忽然面对别人赋予的使命，而且必须完全靠自己的精神和力量去完成，这样最能增加他的自信心，帮助他塑造出自己的性格来。

103 / 第九章

只做一半的事和只说一半的暗示向来都不是好事；世上所有恶事的罪魁祸首都要归咎于半心半意。

115 / 第十章

一个没有自我意志的人，可随意受人摆弄。

130 / 第十一章

人应该拥有那样的双眼，湛蓝清澈、晶莹透亮，
由于怀抱内在的信念而生意盎然。

151 / 第十二章

对立矛盾一旦互补得当，就能产生最完美的和谐。

167 / 第十三章

让人开心，绝对不是罪过或者不公不义之事。

182 / 第十四章

啊，真希望能永远停留在此，不必听命于任何人，
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自由奔放，享受飞翔般的无拘
无束！

194 / 第十五章

同情心就如同吗啡，只有一开始能减缓病人的痛苦，
是种药物，是种辅助手段。但若不懂得掌握
正确剂量，不及时停药，摇身一变，就成了杀人的
致命毒药。

208 / 第十六章

我生平第一次明白，世上最恶劣的坏事不是邪恶
与残酷造成的，而是应该归罪于软弱。

225 / 第十七章

比起生活幸福、身体健康者，那些遭人遗弃、受人污辱、面貌丑陋、年老体衰、憔悴枯萎、受人贬抑的人在渴慕爱情时，心里的贪婪更加激切、更为危险。他们的爱狂热、阴沉、黑暗。

242 / 第十八章

我现在终于恍然大悟：一个男人最荒唐愚蠢、最摆脱不了的困境，是违反本愿为人所爱，这是一切痛苦中最残忍的折磨，而且没有过错，却惹罪招愆。

255 / 第十九章

“只要允许我爱你……我也知道，自己硬要凑近你，实在是愚蠢疯狂……”

265 / 第二十章

在这一瞬间，我第一次打从心灵深处感受到，大发恻隐之心，竟会伤人伤得如此笨拙。

278 / 第二十一章

驱使我们采取行动的最强烈动机往往是虚荣心，性格软弱的人尤其无法抵挡诱惑，去做能够向外展现力量、勇气与决心的事情。

290 / 第二十二章

一旦受过命运摧残，人永远容易受伤。

308 / 第二十三章

爱情就其最内在的本质而言，不希望受到任何局限，一切有所节制、有所限度的表现，只会使恋人产生反感，无法忍受。

322 / 第二十四章

唯独深不可测、无法掌握之事，才会吓得我们胆战心惊。

330 / 第二十五章

想要隐藏秘密，或者不得不隐藏秘密，终将失去坦率自由的眼神。

343 / 第二十六章

虚荣心也会使人昏头，感激之情也会使人陶醉，柔情蜜意也会迷惑得人飘飘欲仙。

350 / 第二十七章

我在屋子里造了光，在人的心里造了光。

363 / 第二十八章

现在我无力回天，没有能力淡化这些事，什么也无法否认。

372 / 第二十九章

他公正无私、强硬无情的态度中，带有一种傻气的真诚，尤其待人无条件有志一同、休戚与共的精神，直叫我们心悦诚服。

384 / 第三十章

唯独受到命运亏待的人，唯有那些六神无主、遭人鄙视、丧失信心、相貌丑陋、受尽屈辱的人，才能借由爱情获得帮助。

392 / 第三十一章

我全身神经不住颤动：有人需要我，有人非常迫切需要我！

400 / 第三十二章

只要良心有知，没有任何罪过能被遗忘。

405 / 《心灵的焦灼》：历史的伤疤

引言

“凡有的，还要加给他”，这句话源自智慧之书《圣经》，每个作家大可放心转借成下面的意义证明：“凡述说多的，还要述说给他听。”一般人总以为诗人仗着源源不绝的想象力写作，储备了取之不尽的事件与故事，这种想象最荒谬不过了。真相是他根本不必杜撰，只要被人物和事件找到就好，假如他还有睁大眼睛观察、竖起耳朵倾听的敏锐度，这些人物和事件便会不停地找他做故事重述者。凡经常试图诠释命运者，来对他述说自己命运的人也络绎不绝。

写这个故事也是全然出乎我意料，而且几乎原封不动地在此复述当事人完整吐露的遭遇。某个维也纳的夜晚，手里提着采购的大包小包、疲惫不堪的我正在郊区四处寻找一家我以为人气下滑、门可罗雀的餐厅。不料一脚才踏进门就懊恼自己误判了，因为头一桌立刻有个熟人站起身，用各种手势展现真诚喜悦，盛情邀我同坐。坦白讲，我无法以同等狂热的喜悦来响应这个人。若说这位殷勤的绅士为人不佳或令人厌恶就太过分了；他只是天生喜好强迫交际，这类型的人像小孩子集邮一样锲而不舍地搜集朋

友，而且对每个收藏样本特别引以为傲。这位好好怪客，副业是博学多闻又能干的文件管理器，把全部的生活意义局限在这卑微的满足里：报纸上偶尔出现一个名字，他都可以满怀虚荣、理所当然、攀亲带故地加上一句“他是我好友”，或“啊，我昨天才见到他”，或“我的朋友A跟我说……，我的朋友B认为……”，这样不厌其烦地把全部字母过滤一遍。他会忠实地为朋友的首演鼓掌叫好，打电话祝福每位隔天要登台的女演员，也绝不会忘记每个人的生日，隐瞒报纸上的负评，若有正面赞美则会一片好心寄给他。如此看来他并不坏，因为他的热情是真心诚意，要是偶尔请他帮个小忙，或甚至让他的“朋友收藏室”多一件新“珍品”，他会雀跃万分。

不过，此处没必要在这位“爱参一脚”先生——维也纳人用这个轻松字眼揶揄那群花哨的、附庸风雅族群中心地的、善良的食客——身上浪费唇舌，因为他们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大家也心知肚明，如不狠心粗鲁一点便拒绝不了他们这种无害的亲切。我只能无奈地在他身边坐下，和他闲聊了十五分钟。随后有位身材高大的绅士步入餐厅，红润的娃娃脸和迷人的斑白鬓发十分引人注目。他走起路来腰杆笔直，让人立刻猜出他曾是军人。不由分说，我的邻座立刻以他惯有的殷勤跳起来打招呼。那位先生对这种热情活力与其说做了礼貌响应，倒不如说是无动于衷。不待这位刚进门的客人向急忙上前招呼的侍者点菜，我这位爱参一脚的朋友便已凑过身来，在耳边细声说：“你知道他是谁吗？”我早知他习惯卖弄收藏家的骄傲，每一件稍微有趣的样品都得拿出来炫耀，唯恐他长篇大论解释来龙去脉，便淡淡地回他一句“不知道”，继续用刀切我的萨赫蛋糕。不料我的不痛不痒反而挑起

这个爱攀亲带故家伙的兴奋神经，他用手小心遮着嘴，低声对我耳语：“他就是军需总部的霍夫米勒，你一定知道，那位在战时获颁玛丽亚·特蕾莎勋章¹的英雄。”这则事实似乎未能如他所盼引起我的震撼，于是他开始狂热地翻开爱国事迹读本，滔滔不绝述说骑兵上尉霍夫米勒战时的彪炳功勋，先在骑兵队，然后在驾驶侦察机飞越皮亚韦河时独自击落了三架敌机，最后在机枪连中坚守前线阵地长达三天——这一切加上许多小细节（在此均略过不提），述说时还不时流露他夸张的惊讶神情，不解我怎么对这号伟大人物一无所知，毕竟连卡尔皇帝²都曾亲自颁授他奥地利军人最难得的“装饰”勋章呢。

我终于受不了诱惑向另一桌望去，想从两米远的距离一睹被盖上历史印记的英雄风采；不料却一脚踢到铁板，反射回来的是一道严峻愤怒的目光，似乎在告诉我：这家伙对你吹嘘了我什么？有什么好瞅的！这位绅士明显不友善地把椅子往旁边一挪，断然背对我们而坐。我满怀羞愧地收回视线，就此避免露出好奇眼光，连他那张桌子的桌巾也不去瞧。不多久，我向这位好心多嘴公告辞，才刚要跨出门，就发现他马上往那位英雄的桌子靠过去了。他大概也会用同样的热情对他述说我的丰功伟业吧。

我们之间仅止于这一来一往的眼神交流，而我也会忘了这匆匆一瞥的偶遇。但无巧不成书，第二天在一个小型聚会里，我的对面又坐着这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绅士。不过比起前一晚的运动休闲装

1 以奥匈帝国女皇玛丽亚·特蕾莎（Maria Theresia, 1717—1780）命名的军人最高荣誉勋章。——译者注（如无特别说明，本书中注释均为译者注）

2 卡尔一世（Karl I, 1887—1922），奥匈帝国最后一位皇帝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帝国瓦解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被废。

扮，身穿晚礼服的他显得格外引人注目，也更优雅。我们彼此都在努力掩盖一个小小的微笑，那种在大团体中两人共同保守一个秘密的诡异微笑。他认得我，一如我认得他；也许我们还同样气恼或在嘲笑昨晚那位失败的皮条客。起初我们避不交谈，不过很快就证明这样行不通，唇枪舌剑早就如火如荼四下展开了。

只要我一提这事发生在一九三八年，大家便能轻易猜到我们当时讨论的话题。后来的编年史家会发现，在一九三八这一年，推测世界大战是否可能再次爆发，几乎主宰了惊慌失措的欧洲各国的所有对话。每场聚会都无可避免地热烈讨论这个话题，让人有时会觉得根本不是我们这些活人在猜测与希望中发泄恐惧，而是气氛本身令人紧张兮兮，让人想借着话语摆脱沉重不堪的时代氛围。

东道主引领这场讨论，身为律师的他，性格也十分自以为是。他以坊间流行的观点来证明流行的谬论，认为新一代知道战争的真相，不会再如上次大战那般毫无准备便投入一场新战争。只要动员令一下，步枪就会朝后方开火，尤其像他这样的前线退伍老兵，绝不会忘记什么在等着他们。他像以食指轻轻弹掉烟灰一般，漫不经心地把大战爆发的可能撇得一干二净。话出口之际却有数十万计工厂正在生产炸药与毒气，这种信誓旦旦的夸张口吻令人气结。于是我口气坚定地反驳，我们不应老是相信我们愿意相信的事，指挥战争机器的部门和军队组织也同样不会睡大觉，趁我们陶醉在乌托邦幻想的时候，他们正努力利用和平时期事先把群众彻底组织妥当，训练成随时都能举枪射击的状态。在此和平时刻，多亏宣传手段完美高明，人民的奴性已迅速成长到不可置信的地步。我们必须看清事实，从广播电台将动员消息放

送到家中这一秒钟起，绝不会出现任何抗议阻力，因为今日的个人意志如尘粒一般微不足道，完全不算什么了。

在座的人当然都与我意见相左。因为事实证明，人类自我麻醉的本能，总会让人忍不住想借着全盘否认，以立即摆脱内心意识到的危险；何况隔壁房间已经摆好丰盛晚餐，廉价乐观主义发出的警告听来就更加刺耳。

意外的是，那位玛丽亚·特蕾莎骑士此时竟然情义相挺。怎么会偏偏是他，刚才我还本能地以为他也持反对意见。是啊，他激动地说，如果今天还想把人的意愿考虑进去显然太荒谬了，因为在下一场战争中真正发挥效用的是机器，人充其量只是机器的配件。早在前次大战时，他在战场上就没遇过多少明白赞成或确切反对战争的人。大多数人仿佛一团随风吹起的尘土，被卷入巨大的战争旋风不得抽身；渺小的个人宛如大麻袋里的一粒豌豆，毫无意志地被摇来晃去。总之，比起逃出战场的，也许有更多人是刻意逃入战场。

我讶异地听着，对他继续激动地滔滔不绝尤其感兴趣。“我们不必欺骗自己。倘若我们今天大张旗鼓宣传一场异国战争，譬如太平洋的玻利尼西亚或非洲某个角落的战争，一定会有成千上万，甚至数十万不明就里的人前来响应，也许他们只是为了逃避自我或不愉快的生活环境。依我评断，真正的反战力量几乎等于零。与随波逐流相比，个人反抗一个组织需要更大的勇气，也就是个人的勇气；然而在我们这组织发展更健全、更机械化的时代，如此特殊的勇气已经绝迹了。我在战场上几乎只见到群众勇气，也就是队伍和团体展现的勇气。倘若我们仔细检视这个概念，不难发现许多诡异的成分：虚荣心、轻率与鲁莽，甚至无

聊，尤其有更多恐惧——没错，惧怕落于人后、惧怕遭人耻笑、惧怕独自行动，尤其惧怕自己成为对抗多数群众热情的少数；我私下接触过许多公认为战场上最英勇的人，他们恢复平民身份后一世英名引人非议。“您看，”他礼貌地转头向此时满脸扫兴的东道主说，“我自己也不例外。”

我喜欢他说话的格调，很想迎上前去，可惜女主人已在招呼客人入席。由于我俩的座位距离相当远，整晚没有交谈的机会，直到大家准备动身离开，我们才在衣帽间相遇。

他对我微笑说：“相信我们共同的监护人已经间接替我们做了介绍。”

我报以同样的微笑回答：“而且十分详细。”

“他可能形容得过分夸张，说我是战神阿喀琉斯，还把我的勋章大大炫耀一番了吧？”

“差不多是这样。”

“是啊，他对那枚勋章感到光荣得不得了，对您的著作也一样。”

“真是怪人一个！不过比他更糟的大有人在。对了，假如您愿意，我们可否一起走一段路？”

于是我们走出门，路上他突然转身对我说：“请相信我，如果我说这些年来玛丽亚·特蕾莎勋章最令我痛苦难受，绝非是在说好听的话，因为它实在太引人侧目！我的意思是，说真的，当年我在战场上得到这枚勋章，把它挂在胸前时，起先当然激动不已，毕竟我从年轻就受训成军人，在军校听到这勋章的事就如同听到传说一样。每场战役也许只有十多人能得到这等勋章，简直跟天上落下的星辰一般少见。对，这对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确

实意义重大！你突然站在全体官兵面前让大家惊叹，胸前挂了一个仿佛小太阳般闪闪发亮的东西；还有那高高在上、遥不可及的皇帝向你握手道贺。可是你看：这样的嘉奖荣耀只有在军人世界里才有意义，才受到承认。战争结束后还要一辈子被盖上英雄戳章，在别人眼前晃来晃去，真是荒谬可笑，只不过偶然一次短短二十分钟的勇敢行为——很可能并不比其他几万人更英勇，只因为幸运之神降临在你身上，被人注意到罢了；你还能活着回来也许更令人诧异。如果走到哪里人人都盯着你身上这块小金属片，抬起满怀敬畏的眼光看你，俨然当你是活动纪念碑，一年后你真的受够了。时时刻刻成为众人注目焦点令我怒不可遏，也是我在战后立刻恢复平民身份的关键原因之一。”

他的步伐开始变急躁。

“刚才说过，这只是原因之一；其实主要还是出于私人因素，也许会让你更容易了解。主要是因为我彻底怀疑自己的资格，尤其是自己的英勇精神；我心里比所有好奇旁观的陌生人清楚，隐藏在这枚勋章背后的根本不是英雄，反而是个绝对的懦夫，一个只想逃脱绝望困境而疯狂投入战争的人，与其说他是充满责任心的英雄，倒不如说是规避自我责任的逃兵。我不知道你的想法如何，至少我觉得，威名显赫、头顶光环的人生不自然也难以忍受。自从我不必再把英雄标记挂在制服上拿出去献宝后，心头真觉得如释重负。现在如果有人把我过去的辉煌历史再挖出来，我仍然会愤怒无比。我干脆对你承认吧，昨天我差点就要跳到你桌旁教训那个只会吹嘘的家伙，他应该去吹嘘别人，不要拿我来吹嘘。你眼中的敬意让我整晚耿耿于怀，为了反驳这个吹牛大王，我巴不得强迫你听我解释，我走过何等崎岖坎坷的路才成

了英雄——这个故事不寻常，至少能证明勇气往往只是软弱的另一面。老实说，我此刻就能毫不犹豫地说给你听，一个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往事早已不是他本人的事，而是另一个人的事了。你有时间吗？不会觉得无聊吧？”

不由分说，我当然有空。我们在无人街道来来回回走了长长的路，往后数日也都在一起。我只小幅更动了他的叙述，也许把重骑兵改成轻骑兵；同时为了避免他人认出，也把部队驻扎的位置挪到别处，所有人物姓名也逐一更改。但主要故事完全没加油添醋，而且现在起不是我，是叙述者本人现身说法。